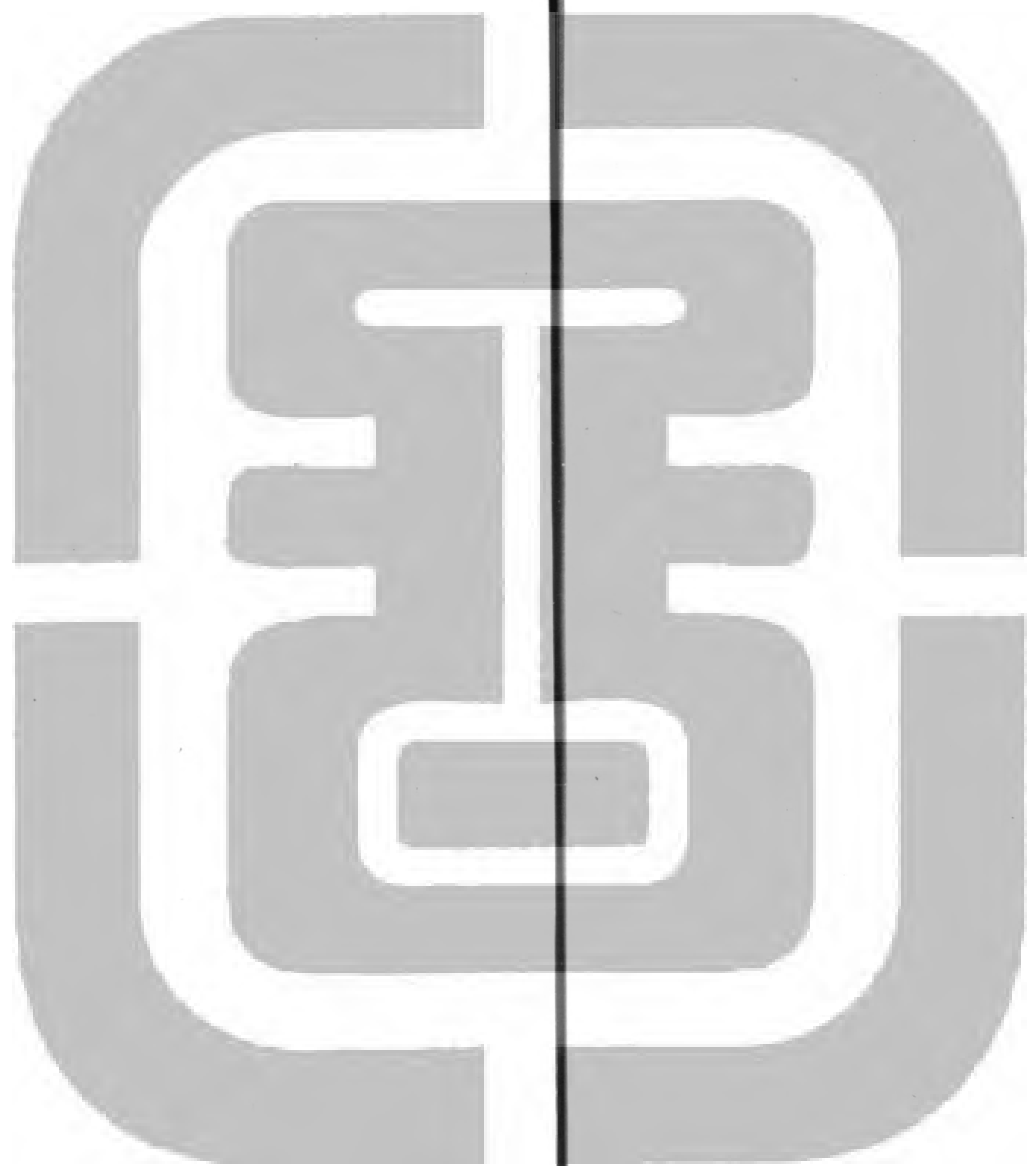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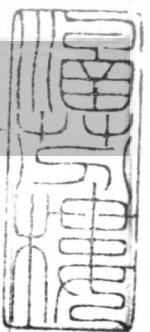


獨異志



獨異志序



獨異志者記世事之獨異也自開闢以來迄於今世之經籍

耳目可見聞神仙鬼怪並所摭錄然有紀載所繁者俱
不量虛簿構成三卷願傳博達所貴解顏耳

前明州刺史賜紫金魚袋李 冗纂

廣異稽神宣室三種皆從吳方山太
學所借得託羅事拙謄繕類入獨異
志共成一帙以便披覽且免散逸之害
嘉靖戊申冬十一月四日袁表記

蜀異志卷上

前明州刺史賜紫金魚袋李 冗纂

尸無父生於空素中禹妻化為石後剖腹而生啟老君耳
寸在母腹中八十一年左脇而生及生鬚髮皓白徐偃
甫而有聖德劉邕好食人瘡痂文王四乳臯陶鳥喙堯
彩湯臂四肘禹耳三漏離婁察見秋毫於千里之外衛
開已腹納懿公之肝周穆王貴為天子車轍馬迹遍
游行一億一萬里

每至八月即有流槎過如是累年不失期其人
往及至一處見有人飲牛於河又見織女問其
可歸問蜀嚴君平當知之其人歸詣君平君

有客星犯斗牛計時即汝也其人乃知隨流

舜巡狩行及湘川聞舜崩於蒼梧泣淚下淚灑

成斑文

長三尺濶三寸為衛國賢臣

趙伯翁嘗晝寢群孫戲其腹上內七李於脣中李至爛

其家謂此將死後李核出而無患

字永明鬚百莖皆長五尺

中山靖王勝有男女一百人其後子孫流衍於今問之皆

裔

後周獨孤信三女為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帝

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

昌邑王賀即位二十七日積惡凡一千四百二十七條為

元所廢

每叱咤萬人手足皆廢

上司馬懿自顧見背

麥鐵杖一夕行一千百里夕發洛陽往宋州為盜及明

末人因見其所盜之物者執拿告之為吏所劾乃承愆

一幹本富人三年間為水火焚蕩俱盡妻茅氏連八年

六子相持行乞於市

帝貴為天子三捨身為同泰寺奴

儀授中書令考二十四考月入俸錢二萬貫官供二

熱食馬料五百碩

石貴極縣聯八朝帝三代宗外孫德宗外生順宗新婦
皇后穆宗之母敬宗文宗武宗參宗祖母

以拔佩刀刺山石泉湧

孟業身重千斤故帝疑其自重乃以大秤懸棟間業啟
下秤上秤臣請秤之雖肉重千斤而智無一兩

一婦當葬父時潛推一婢於墓中十餘年後母止與父
開墓婢伏棺上久而乃生聞之如平昔之時指使無異
僧玄奘至西國取經入維摩詰方丈室及歸持書年月
壁染翰欲書約行數千百步終不及墻

唐柳子昇妻鄭氏無疾而終臨卒告子昇曰不離君之身後

十八年更與君為親已而子昇子近七十再娶于崔氏或多
前生之事後產一子而卒

梁張執時為袍罕令嚴根妾產同夕產一女一龍一鴛
向之夜夢一人面貌極醜謂弼之曰思以易之可乎夢

有所諾及覺臨鏡大驚一夢中見者左右家人見奔走
異者兩手各執一筆書之於紙俱有理例徐說之親戚
乃信

凌雲閣既成匠人誤釘其額文帝乃令車繩引上韋誕
一字而下頃刻之間頭鬚皓白

心末年八歲一夕異長身長八尺鬚鬚滿額三日而死
志鄉荊州庭中有橘樹其末有一實甚大獨異之由是會

七摘而將食乃剖之有一赤蛇蟠於其中德宗朝有戴竿婦人王大娘首戴二十八人而行
以有一人牧牛一旦牛舐其臂而色皎白此人樂之即袒體令牛遍舐皆白其人數日間暴卒其家恨殺此牛召村以食之凡食者數十人一夕同卒昇燒仙藥成其妻姪娥以食之遂奔入月中

經有大耳國其人寢常以一耳為席一耳為衾賈耽為節度酸棗縣有媪事姑不敬姑年甚老無雙目且食食棗納犬糞授姑姑食之覺有異氣其子出遠還始問子此何物向者婦與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電發若有人截婦首以犬首續之恥令牽行於境內以戒不孝者時

人謂之狗頭新婦

后朝工人安金藏保中宗不及乃自持刀開腹明之五臟地后遣醫工復內入腹以桑皮細針縫合經年一作復生玄宗即位追封代國公

簡狄氏吞鳥卵而生后稷

以陸績歲飢太守施貧者食既畢問之凡賜陸百人言其名無一參差

吳王闔閭死埋劍客三千以為殉葬

漢武鈞弋夫人姓趙氏手本奉帝納後以手伸之遂展

獻之常寫祭晉元帝廟祝文板墨入木深八分

戒眇日目睛不眩

廉頗食盡米一斗肉十斤

陶侃有相者視其手策文上指謂曰策文到指上於三公貴不可說侃以針刺之通指皆出血洒墻為公字

大曆中河南尹相里造刑洛陽尉苗登有尾長二尺餘神異經有李子昂長七寸日行千里一旦被海鵠所吞居鵠腹中三百年不死

殷紂為精丘酒池廣可以泛舟

平妻田氏少平卒後累年寡居忽夢一人自天而下壓因而有孕乃曰無夫而孕人間棄我也徙于代依東方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名之東方朔或言歲星精多能無不該博

蜀先主劉備自見其耳

鄒衍吹律能變寒谷生禾黍

京房吹律易姓本李氏因吹律知名乃改京耳後棄市

水病三月化為虎遂食其虎復化為人當其為虎時不知其為人及其為人又不知其為虎

申包胥哭於秦庭七日七夜不食乞兵救楚秦感之乃假兵救之

同有一人姓陳氏二十而娶妻妻亦齊年至四十兒女又復生孫孫復生子子復生孫相承百年內其子孫盈數百人老少悉為煬帝征遼所殺

東漢靈帝時有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

魏文帝嘗著典論云天下無切玉刀火浣布俄而外國進此物文帝遂毀典論

有女木蘭者代其父征行身備戎裝凡十三年同火之卒不知其為女

人楊行廡精巧嘗刻木為僧於益州市引手乞錢錢滿五

羊則自傾寫下瓶口言布施字
黃安不知何許人常生一龜畏日光龜每二千年一出坐來見龜五出頭矣

三年鳳凰集於東閣堅欲赦國中時無有知者忽有一兒緋帕幕首言於市曰官家有赦堅復驗詰言赦書曰作一蒼蠅立於筆端久而飛去化為童子以告市人也

禹治水渡浙江風濤甚有二花蛇龍負舟而過左右恐愍惟禹安然無畏

伐吳於蜀江造戰艦長二百四十步上起走馬樓舟船自古莫比

元中有乞者解如海其手自臂而墮足自脛而項善擊磬蒲戲又善劍舞數丹凡挾二妻生子數人至元和末猶長安戲場中日集數千人觀之

王實錄云王樊卒有盜開塚見王樊與人擣蒲以酒賜惶怖飲之見有人牽銅馬出塚者夜有神至城門自言是王樊使今有人發塚以酒墨其唇但至可以擒之盜既入城者乃縛如神言

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御者何馬也對曰以公家畜罷而不用收出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遂束物以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矣

李祐為淮西將元和十二年送款歸國裴公破吳元濟入汴軍有剝婦人衣裸體者有新婦姜氏懷妊五月矣為亂所劫以刀劃其腹姜氏氣絕踣地祐歸見之腹開尺餘因以襦裹婦一夕復蘇傳以神藥滿十月而產一男朝廷以國功授一子官字曰行修年三十餘為南海節度罷歸

道

晉公滉鎮浙西威令大行時陳少游為淮南節度理民有冤不得伸者往詣晉公必據而卒之浙右進錢船渡江為驚

所溺篙工募人澆出兩辯不得眾以錢填其數滉自至津部之乃責江神因得其錢指曰此錢乾非水波得之者問吏共實對復以投詞詬責俄然二絳浮出波上遂以取之

宗打羯鼓天寶初春景甚煦而拊物未拆乃命鼓座於殿擊之滿樹花發帝謂左右曰一曲未終而花爛然得不可以我為聖耶

劉伶好酒常袒露不挂絲人見而責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視褲君等無事何得入我視袴中其人笑而退

唐開元春末司天密奏云玄象有謫見有災甚重玄宗大驚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寃數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內一人李蒙者貴主家壻上不得已言其事 戒主曰

每有大游宴汝愛壻可留其家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
遠陽曲江漲水聯舟數十艘進士畢集蒙聞之乃踰垣走赴
群衆愜望登舟移就池中暴風忽起畫舸半沈聲伎持篙楫
者不知紀極三十八人無一生者

唐劉闢初登第詣卜者胡蘆生筮得一卦以定官祿胡蘆生
雙瞽卦成謂闢曰自此二十年祿在西南不得善終闢留東
秦與之其後脫褐從帝令公於西川官至御史大夫為行軍
司馬既二十年帝病薨使闢入奏請益東川詔未允闢乃微
卜騎復詣胡蘆生筮之揲著成卦謂闢曰吾二十年前嘗
有一人曾卜得無妄之隨今復得此卦非曩昔賢乎闢即依
阿唯諾胡蘆生曰若其人猶將至矣闢不甚信乃歸蜀果叛

憲宗皇帝擒之戮于藁街

唐賀知章會稽永貞人進士擢第太常少卿秘書監為太子
諸王侍讀性落拓放縱逸思過人年八十餘因醉賦詩問左
右曰紙多少對曰有十幅乃書窮老婦鄉里皇帝及皇太子
諸王皆賦送行書賜越中剡曲以給之

孔子行過少陵原聞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焉何哭之悲也
婦人曰向者刈薪而遺簪孔子復問曰刈薪遺簪乃常也而
哭悲者何也答曰非惜一簪所以悲不忘故也

唐天后朝處士孫思邈居於嵩山修道時大早有敕選洛陽
德行僧徒數千百人於天宮寺講人王經以祈雨澤有二人
在衆中鬚眉皓白講僧曇林遣人謂老人曰罷後可一過院

既至問其所來二老人曰某伊洛二水龍也聞至言當得改
化林曰講經祈雨二聖知之乎荅曰安得不知然雨者須天
符乃能致之居常何敢自施也林曰為之柰何二老曰有修
道人以章疏聞天因而滂沱某可力為之林則入啟則天發
使嵩陽召思邈內殿飛章其夕天雨太降思邈亦不自明退
詣講席語林曰吾修心五十年不為天知何也因請問二老
二老荅曰非利濟生人豈能昇仙於是思邈歸蜀青城山撰
千金方三十卷既而白日昇天

書令卞壺死蘇峻之難葬上元縣後盜發其墓見壺髻
倉白面色如生兩手皆拳甲穿於手背安帝賜錢十萬令
改葬焉

摯虞要注云漢武帝時有彭權為侍中帝問髻頭義權荅曰
時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畏髻頭帝乃令虎賁之
戎之以衛左右 河東裴章者其父曹曾鎮荊州門僧曇

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為曇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
過於其父章弱冠父為娶李氏女乃三十餘年章從職太原
棄其妻於洛中過門不入別有所挈李氏自感其薄命褐衣
鬢髻讀佛書蔬食又十年嚴經自荊州移鎮太原曇照隨之
章因見照叙舊照驚噫久之謂曰貧道五十年前常謂即君
必貴今削盡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啟之照曰夫人生鬼訴
上帝以罪處君後旬日為其天下以刀割腹於浴斛五臟墮
地遂死

唐貞觀中張寤藏為金吾長史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
割鮮野食倚樹長嘆曰張寤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
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君官登三品何足嘆也言訖
不見寤藏異之即時還京太宗苦氣痢疾衆醫不效即下詔
問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重賞寤藏治其疾即具疏答詔
以乳煎畢菱有效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
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作問左右曰吾欲飲乳煎畢菱有效
進之一啜平復上問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
徵思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
妨授三品我天子也豈不及汝邪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立
授鴻臚寺正六十日矣

陶弘景隱居茹山梁武帝每有大事飛詔與之參訣時人謂
之隱居為山中宰相也

張僧繇善畫為吳興太守武帝每思諸王在外蕃者即令
僧繇乘傳往寫之貌如對其面嘗於江陵天皇寺畫佛并仲
尼及十哲帝曰釋門之內畫此何也對曰異日賴之至後周
焚滅佛教以此殿有儒聖獨不焚之又於金陵安樂寺畫四
龍不點睛人問之荅曰點則飛去衆人以為虛誕固請點之
頃刻雷震二龍乘雲騰上其二不點者猶在畫之神通若此
晉何曾家法修整至年五十以上每見妻必正衣冠身坐面
妻坐北面上酒酢酬一歲不至再三焉年八十而終焉
唐貞元初河南少尹李則卒殮有一朱衣人投刺申弔自稱

蘇卽中既入哀慟尤甚俄頃亡者遂起與之相搏家人子弟驚走出堂二人閉門擊柝暮方息孝子乃敢入二屍並卧一床長短形狀姿貌鬚髯衣服無一差異於是聚族不能是識遂同棺葬之

漢武陳皇后本其姑公主標女也色衰棄後宮乃以黃金五百斤贈司馬相如今作賦賦成帝見之再得寵幸

侯景常有一瘤如小龜每戰勝龜則起及其敗死之日瘤入

耿秉鎮撫西邊單于匈奴多懷其恩聞秉卒有釐面流小痛者舉國發喪

唐元和初有天水趙雲客游鄜時過中部縣縣寮有讒吏擒

一囚至其罪不甚重官寮願縱之雲醉因勸加於刑責於是杖之二十累月雲出塞行及蘆子關道逢一人邀之言款日

延雲下道過其居去路數里於是命酒偶酌既而問之曰

省相識否雲曰未嘗此行實昧平昔乃曰前月中部值君

遭罹橫罪與君素無讎隙為君所勸因被重刑雲遽起謝之

其人曰吾望子久矣豈虞于此獲雪小耻乃命左右拽入一

室室有大坑深三尺餘中唯貯酒糟數十斛剝去其衣推雲

於中飢食其糟渴飲其汁旦夕昏昏幾一月乃傳出之使人

蹙額按揆支牀其手指有髀皆改於舊提出風中倏然凝定

至於聲韻亦改以為賤隸弟為御史出按靈州獄雲以前事

密疏示之其弟告於觀察使李銍由是發卒討尋盡其姦人

而覆滅其黨臨刑亦無隱匿云前後變改人者數代矣

鄭暉歷官三十任未嘗出都門便登相位以至於終

唐蕭瑀嘗因內譏上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等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說瑀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朝皇后弟尚書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勸而罷

唐貞觀初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遭黜瓊甚憤惋乃賫百千

茅山道士葉靈中求章奏以問吉凶靈中年九十強為奏

其章隨香烟飛去縹緲不見食頃後墮地有朱書批其末

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斷一歲瓊無疾暴卒

唐初有僧玄奘往西域一去十七年取經始去之日於齊州

靈岩寺院有松一本立於庭奘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

教汝可西長若歸即此枝東向使門人弟子知之及去年年

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向東指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

之奘果還歸得佛經六百部至今衆謂之摩頂枝

東晉大將軍趙固所乘馬暴卒將軍悲惋客至吏不敢通郭

璞造門語曰余能活此馬將軍遽召見璞令三十人悉持長

竿東行三十里遇丘陵杜林即散擊俄頃擒一獸如猿持歸

至馬前獸以鼻吸馬蹶起如生今以獼猴置馬廐是其義也

說苑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於是使人三足鼎祝山川

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苞苴直行耶譏夫昌耶宮室榮

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既而天大雨

漢霍光立宣帝帝謁太廟為初獻帝行而光在後帝恐思如此背負荆棘

後漢賈琮為吳州刺史傳車垂赤帷裳琮升車褰幃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何垂帷裳以自掩塞乎百姓聞之振悚耳目

吳隱之為廣州刺史舊有貪泉人飲之則貪毒隱之酌而飲之無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又居母喪過禮家貧無以候宵分常有雙鶴至半夜驚隱之起哭不失其時

伍負吹簫行乞食於市

庖丁善解牛後月皆虛丁曰臣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金牛

三年之後未嘗見金牛也及今十九年而月魚無肯縈若初發鋤游刃必有餘地也
郢人以堊漫其鼻薄其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盡去堊而不傷鼻

唐高宗嘗苦頭風而目閉心亂乃召醫工工曰當於眉間刺血即差天后怒曰天子頭是汝出血處命撲之帝曰若因血獲差幸也遂針之血出濺黼衣眼遂明而恙復平天后自抱繒帛以贈醫

阮籍放曠有丘家女極有容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遂往哭之盡哀而返

唐太宗皇帝虬鬚可以挂弓

唐韓幹善畫馬閑居之際忽有一人玄冠朱衣而至幹問曰何緣及此對曰我鬼使也聞君善畫良馬願賜一疋焚之數日出因有人揖而謝曰蒙君惠駿足免為山水跋涉之苦亦有以謝酬効明日有人送縑百疋不知其來

謝靈運臨刑剪其鬚施廣州佛寺鬚長三尺今存焉

博物志曰太公為灌壇令文王夢一人哭於當道問其故乃曰吾太山神女嫁為西海婦吾行必以暴風雨灌壇當吾道不敢以疾風暴雨也夢覺召太公三日果疾風暴雨過境

桓豁鎮荊州有一叅軍五月五日採鷓鴣鷓鴣剪其舌令學人語經年遂能言後因大會豁出之令遍學座客話有一人患齷鼻鷓乃遽飛入甕中語與患者無異舉席皆笑

玄宗朝宰相盧懷慎無疾暴終夫人崔氏止兒女不令號哭曰公命未終我得知之語曰公清儉而廉潔寒苦而謙退賂遺毫髮不留張燕公同時為相今其納貨山積其人尚在而儉之報豈虛哉及宵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啓陳公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鼓橐為說鑄橫財我無一焉惡可匹哉言乞復絕

唐裴晉公度寢疾永樂里暮春之月忽遇游園令家僕僮舁至藥欄語曰我不見此花而死可悲也悵然而返明早報牝丹一叢先發公視之三日乃薨

晉孟嘉少知名庾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甚遠亮問江府刺史曰聞有孟嘉其人何在守曰在坐君自認之俄然指曰彼

君少異於衆非嘉乎曰然亮大笑喜得嘉

王敦為駙馬如廁左右侍者甚衆乃脫衣裸體而廁無羞愧色有一侍女曰此人必能作賤其後果為亂也

宋武帝未殺殷仲文之時仲文每照鏡常不見其首後數月果為武帝所殺

漢宣帝時有人於䟽屬山谷蓋下得三人俱被桎梏將至長安乃變為石宣帝集群臣問之無一知者劉向對曰此是黃帝時冥竄國負貳之臣犯罪大逆黃帝不忍誅流之䟽屬山有明君當得出外帝不信謂其妖言收向繫獄其子歆自出應募以救其父曰須七歲女子以乳之即復變帝使女子乳於是復為人便能言語應對如劉向之言帝大悅拜向太

中大夫歆為宗正卿詔曰何以知之歆曰出山海經漢東方朔歲星精自入仕漢武帝天上歲星不見至其死後星乃出

漢王霸善撫士卒每有人死者脫衣殮之

劉琨字越石嘗為胡騎所圍救兵不至城中窘迫無計琨乃登樓清嘯賊聞之淒然日中又奏胡笳賊皆流涕懷土至晚復吹之賊捨圍而去

宋景宗時樊噲守心子肅弔曰禍當君可移於相位乎公曰相所理國家不可也可移於百姓公曰國之本不可也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本不可也子肅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賞君於是樊噲退三舍

唐貞元中李師古暇日常譙其從事適有日者預坐師古
遣遍視幕客皇甫弼賈直言之徒凡十輩答曰十日之內俱
有重禍又指一從事王生者曰此先忌馬厄時有從事姓魏
者師古之妻黨移第鑿池積土其傍上構高亭極為弘敞既
成即迎入舍樂之飲酣亭忽摧塌以其下土弱不勝其任坐
客皆折手足不至於死王用角馬木長釘橫貫其腦立死
楚昭王與吳戰敗走四十步忽遺其履取之左右曰楚國雖
小而無一履哉王曰吾悲與其俱出而不得與其俱返於國
相棄者

隋楊素家富侈之極家僮數千人後庭曳羅綺之女亦數千
都會之處邸店碾磴不知極性貪營利心無厭足時議鄙之

李善本李元家蒼頭也建武中元家遭疾癘子孫盡死惟一
子續生數旬群奴欲殺之分其財善竊之將入瑕丘山中至
一歲出理於官鍾離意為令殺群奴表善之忠孝善後拜郡守
太祖軍中褊乏令主倉吏用小斗後軍衆有言太祖歸罪
主吏謂曰借汝死令壓衆謗詞遂息焉

秦惠王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於後此天牛能糞金以遺王
王以為然即發五丁力士拖成道秦使張儀隨其後開蜀道
漢于公門壞大治之教曰稍高其門可容車馬我治獄多陰
德後世必昌至于定國果為丞相

殷仲堪節儉為荊州刺史每食飯落席自拾食之
伊尹耻其君不及堯舜若撻之於市

禹傷其父功不成乃南逃衡山斬馬以祭之仰天而哭忽夢
神人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書者齋焉禹遂齋
三日乃降金簡玉字之書得水治之要
孫堅字文臺戰為馬墮軍吏失之所愛駭馬入營踏地悲鳴
人異之逐馬往得堅於草中

王粲嘗詣蔡邕邕倒屣迎之滿座皆驚曰王孫久有異才吾
家書藉悉以贈之

越王句踐為吳所敗於會稽將以勉勵於眾嘗施一器懸膽
於門出入嘗之令士卒不忘其苦

隋賀若弼父敦臨死之日令弼吐其舌以錐刺之血及地戒
曰吾以舌敗汝可戒言及死弼亦以言議傷煬帝為煬帝所殺

宋劉裕貧賤時嘗蓋布被用牛尾作屨拂子及登極亦不棄
之勅其女彭成公主謹收藏以示子孫

梁武酷好法然性多含怒勅天下貢獻綾羅錦綺不令織鳥
獸之形恐裁剪之時有傷生物之意也

薛大鼎為滄洲刺史引海水利魚鹽邑人歌之時瀛州刺史
賈敦順冀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為鑄脚刺史
楚王鑄作三劍晉鄭求之不得兵圍楚三年不解圍楚王登
城引太阿麾之晉軍血流鄭卒奔走

晉謝玄字幼度有才業為從父安所重少好佩紫羅香囊安
鄙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得焚之

漢武帝自回中郡繞一山曲見一物盤地狀若牛推之不去

擊之不散問左右無能知者東方朔進曰請以酒一斛澆之
帝命酒澆之立散復問朔曰此必秦之故獄積其怨氣所致
酒能消愁耳帝撫朔曰人之多知有如此者

宋明帝借張南苑三百年勅云期畢便中
吳起卒母哭曰往年吳起吮其父疽父不旋踵而死今吮其
子妾不知死所也

漢光武愛惜士卒每欲發一兵頭鬚悉白

東方朔伏日對武帝拔劍割肉帝令自責曰拔劍割肉一何
勇也割之不多一何廉也歸遺細君一何仁也帝曰令卿自
責反自譽也蒙賜酒一斛肉一百斤令遺細君
秦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吏欲法之公曰君子

不以畜害人吾聞食馬肉不飲酒傷人皆賜酒沃之後與晉
戰而三百人爭死以報恩

衛玠為性通恕常自戒曰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
以理遣故終身無怨怒

漢陰夫人抱甕入井負水灌園有人教其為桔槔用力寡而
利多夫人曰吾寧自倦敗不可以為機為用有傷其性

秦始皇欲觀日乃造石橋海臣驅使鬼運始皇曰欲見君形
可乎海神遂出謂始皇左右曰我形甚醜差勿畫我形其下
有巧者暗以脚畫地圖之神怒海岸遂崩始皇脫走僅免死
左右皆陷沒焉

歷陽縣有一媪為善常有少年過門求食甚恭臨出謂媪曰

往縣見門閭有血即可登山避難自是媪日往門吏問其來媪吞以少年所教吏即戲以鷄血塗門閭明日媪見有血乃携鷄籠走山上其縣一夕陷為湖和州歷陽湖是也

傳奕常不信佛法高祖時有西國胡僧能口吐火以威脅衆奕對高祖曰此胡法不足信若火能燒臣即為聖者高祖試之立胡僧於殿西傳奕於殿東乃令胡僧作法於是跳躍禁呪火出僧口直觸奕奕端笏曰乾元亨利貞邪不干正內是火返焰燒僧立死

晉孝武欲為晉陵公主求壻問曰王珣曰得及劉真長王子敬便足珣曰謝琨不及劉真長不減王子敬帝然之未幾帝崩後司空袁崧欲以女妻謝琨珣曰卿勿近禁鬻元帝初渡

江國內常乏朝士每以烹猪項肉一斤尤脆美進充御食時人以此為禁鬻

唐大曆中萬歲尉候彛者好尚心義常匿國賦御史推鞠理窮終不言賊所往御史曰賊在汝右膝蓋下彛遂揭磔磔自擊其膝蓋翻勘御史賊安在即以鐵貯烈火置其腹上烟火蓬煽左右皆不忍視彛叫曰何不如炭御史竒之奏聞代宗即召對何為隱賊自貽其苦若是彛荅曰賊實臣藏之已然諾其人終死不可得遂以賊故貶為高州高縣尉

塞上翁失馬鄉人皆唁翁曰未必不為福明年引群馬至人復賀翁曰未必不為禍子孫家僮出入多姿乘馬墮折四肢鄉人復唁翁曰未必不為福又明年西胡入國國中但能披

甲者皆征行之子孫家僮以殘毀免

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為猿鶴君子為鶴小人為猿陳勝以丹帛書陳勝王字置魚腹中今賣有市得者烹食之故怪之遂立勝為王

劉備常乘愛馬號的盧居樊城劉表欲因會殺之備走陷檀溪乃與的盧曰今日之急得不努力乎馬一躍三丈遂脫難任公子為釣用十五犗躡於會稽期年無所得一旦獲大魚自荆江東皆厭腥臊

獨異志卷上

獨異志卷中

前明州刺史賜紫金魚袋李 冗纂

楚王聘莊子莊子曰吾聞神龜死三年置巾藉之而藏之宗廟堂之上此寧死為貴乎寧其生曳尾於泥中矣遂不赴楚聘吳公子光饗王僚令專諸侍置劍於蒸魚腹中因進魚抽劍刺殺王僚

晉羊祜字叔子為荊州守有恩及閭里及死闔境並不言祜字其有同音亦改諱之襄陽百姓於峴山立墮淚碑

王允欲殺蔡邕馬日磾曰邕逸才多藝詳漢傳事何可言之允曰漢武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今豈可使佞臣執筆我輩等當蒙訕議也遂殺之

魏陳壽撰三國志丁廙俱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與我千斛未當為尊公立佳傳其子不與之遂不作傳

晉王濛劉恢並為中書侍郎及宋輔政俱加侍中時人故號為入室之賓也

漢趙堯為周昌侍御史人謂之趙堯乃奇士也必代君昌為大夫昌曰堯刀筆吏何至此耶後昌為趙王相高帝持大夫印視堯曰無以易堯乃授堯

晉王夷甫曰壽陽以東常澇壽陽以西常旱何也夷甫曰壽陽以東吳人三國哀音鼎足強邦一朝失職嘆憤長以為陰之積成水故常澇壽陽以西中國新平強吳美誼盡入志盈心滿常歡娛故旱

因暢為河南尹時久旱禱祠無應乃收葬傍城客死骸骨百餘具遽降大雨年穀豐稔

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唯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曰白鶻後因獵跪獻于文帝

武陵記曰後漢馬融勤學夢見一林花如繡錦夢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見天下文詞無所不知時人號為綉囊

崔豹古今注齊王后怨死尸化為蟬遂登庭樹嚙啖而鳴後王悔恨聞蟬即悲嘆

陳宣帝時揚州人嚴太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太用錢五百贖放之行數步魚舟乃覆其夕有烏衣人五十頭

扣秦門謂其父曰賢郎附錢五百可領之緡皆濡濕父母雖受錢不知其由秦歸問焉乃贖龜之異因以其居為寺里人號嚴法寺

晉王導子悅年二十有名為中書郎導嘗夢人以百萬買悅於夢中領之導寤甚不樂亟為祈禱未幾修墻掘得錢百萬導意惡之一皆不用及悅病導復夢一被持刀自稱蔣山侯索食畢作色謂導曰公兒已賣與他言訖覺翌日悅卒

漢景帝好游獵有獵人見虎無便得之乃為珍饌祭所見之虎帝夢虎死在祭所乃命剝取皮牙餘肉悉化為虎而去

後漢馬畧年十七閉室讀書九年不出三日一食續命而已鄉里謂之潛龍三十謁桓帝曰我賢人也遂拜關內侯光州

刺史畧棄官入海惡蟲猛獸悉避路呂氏春秋曰齊有二烈士別於路相與沽酒共飲其人欲市肉一人曰子亦肉也我亦肉也無須復市因以刀各割身肉適相食啖須臾酒與肉皆盡而俱死梁武帝太清三年侯景反圍臺城遠近不通簡文與太子大器為計縛鳶飛空告急於外侯景謀臣謂景曰此必厭勝術不然即事達外令左右射之及墮皆化為禽鳥飛去不知所在

京房列傳曰房臨刑之時謂人曰吾死之後客星入天井舉朝皆哀之

王充論衡云漢李子長為政欲知因情以桐木刻為囚象鑿地為坎致木人拷訊之若正罪則木人不動如冤枉則木人

推其頭精感立政動神如此

王子年拾遺記曰燕昭王時彼弋國人貢荼蕪之香若焚著衣而彌月不絕過地則土石皆香經朽木與腐草則榮枯骨則飢肉再生

後漢明帝楊后花面白美絕有顛狂病發則殺人惟內傳孟召為文帝哀怨后每讀之顛狂則心醒時人語曰孟召文差顛玉箱記曰前漢劉子光西征過山而渴無水子光在山間見一石人問之何處有水石人不荅乃拔劍斬石人湏臾窮水出齊王奐二子融琛同是殷夫人四月二日孿生又以四月二日同刑於都市

梁武太清元年岳陽郡民王保幸種田六頃悉生嘉禾

周厲王時北斗與三台並流不知其所厲王沒後兩主星復見搜神記吳時葛祚為衡陽太守先有大查當江擯行舟若祠祭者查浮可見不祭者輒沈暗覆行舟祚造大斧數十明旦往伐之其夕洶洶然波浪振驚查浮遂移去不為江中之患郡人立碑以誦祚之德也

于寶搜神記曰零陵太守史滿有女悅書吏乃密使侍婢取吏食餘殘水飲之遂有孕十月而生一子及歲太守使抱出門兒匍匐入吏懷吏推之仆地化為水具省前事太守以女妻吏

司馬懿拜司空日夜有人扣門請見自稱白虎使者皆衣白衣懷中探一物內懿手中戒曰兩世慎勿開墓中絕言訖不

見懿曰此或數也遂開視之乃一金龍子長三四寸背上有銘云父子從我受重火至武帝受禪世墓中絕者元帝渡江都建鄴

三峽錄云明月峽中二溪東西宋順帝昇明二年人微生亮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之見一美女草下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稱高唐之女偶化魚游為君所得亮曰既為人能為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為不得其後三年為亮妻女曰數已足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可忘有思即復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不知所終成應元事統云車胤好學常聚螢光讀書時甚風雨胤嘆曰天下遺我成其志業耶言訖有大螢傍書牕比常螢數倍讀

書訖即去來如風雨至

漢黃霸為封溪令部人陳廉携酒并猩猩以獻霸問是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斗酒并僕耳霸以其物有靈開囊放之往往悲啼而去

梁徐勉為三公武帝委以國事每月三兩歸其家家畜犬見吠之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以致如是

越絕書曰越王勾踐既為吳辱嘗盡禮接士思以平吳一日出游蛙怒勾踐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也答曰蛙如是怒可不揖於是勇士聞之皆歸越而助平吳

搜神記曰馮妻死稜哭之慟乃嘆曰柰何不生一子而死俄而妻復蘇後孕十月產訖而死

始皇廿八年登封泰山至半忽大風雨雷電路傍有五松樹
蔭翳數畝乃封為五大夫忽聞松上有人言曰無道德無仁
無義禮而天下妄命受帝何以封左右咸聞始皇不樂乃歸
崩於沙丘

漢高祖每戰親當矢石前後被七十二箭咸言滅七十二黑子
柳積字德封勤苦為學夜燃木葉以代燈火中夕牕外有呼
者積出見之有五六丈夫各負一囊傾於屋下如榆莢語曰
與君為書糧勿憂業不成明旦起視皆漢古錢計得一百二
十千終其業宋明帝時官至東宮舍人
後漢劉聖公初得璽綬之夕有流星下降如繩繞聖公明日
為劉盆子將謝祿縊殺之亦繞星之象

曹操無道置發丘中即謀金校尉數十員天下人塚墓無間
新舊發掘時骸骨橫暴草植人皆悲傷其兇酷殘忍如此

成應元事統云劉牧字子人嘗居南山堦中喜山鳥之啼愛
風松之韻植果種蔬為人欺侮多伐樹踐圃牧曰我不負人
人何負我俄有二虎近屋為見牧則搖尾牧曰汝來護我也
虎輒俛首歷年收卒虎乃去蚩尤是古之帝者也兄弟八十
一人皆銅頭鉄額食沙啖石然卒為黃帝所滅也

搜神記曰宋康王以韓朋妻美而奪之使朋築青陵臺然後
殺之其妻請臨喪遂投身而死王令分埋臺左右菁年各生
一梓樹及大樹枝條相交有二鳥哀鳴其上因號之曰相思樹
黃帝斬蚩尤塚在高平壽長縣高七丈高人常十月祠之有

赤氣如疋絳時人為之蚩尤旗

西京雜記彌成子少時好學嘗有人過門受一文石子如燕卵吞之遂明悟而更聰敏為天下通儒又五鹿充宗受學成子成字一日病乃吐出此石成子謂充宗曰我昔有人遺此石吾今病吐出將與汝充宗受而吞之又為名儒

晉陶侃微時丁父艱將葬忽失牛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有一牛眠污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又指一山云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改葬地

漢太尉楊震以忠貞見黜及還洛歎曰吾居上司疾姦臣樊豐之狡不誅能知帑藏空虛而不能富因仰鶴而卒門人寃之天子嘉之改葬日有大鳥翼一丈三尺集於柩前低頭垂

淚葬畢乃飛去時人以為忠貞所感

會稽記上虞蘭室山葛玄所隱之處有隱几化為鹿鹿鳴即縣令有罪

司馬郊字子都隱居華山向五十年禽獸日游目前有如家馴每灌園不食菜心以其傷生意及四時山菜熟菓大大鳥啣菓小小鳥啣俱送郊齋中不知紀極嘆曰禽鳥送我菓甚多但可日料三十顆異日如戒比三十年及郊卒百鳥聚於庭悲鳴累日而去

魏陳思王曹植與文帝不叶文帝即位嘗欲害之又以思王太后之愛不敢肆心因召植游華林園飲酒酣醉之密遣左右縊殺使者以弓弦三縊不死而弦皆頽絕植即驚覺左右

走白帝帝自是後不敢害植華陽國志夜郎者有一女子浣
服水濱忽見三節大竹筒至女前聞竹中兒啼剖而視之得
一男收養及長甚有武才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

淄川有女曰顏文姜事姑孝謹樵薪之外歸後復汲山泉以
供飲一旦緝籠之下忽湧一泉清冷可愛時人謂之顏娘泉
至今利物

漢陽僕為樓船將軍自以功高耻為關外人請以家財移關
於新安有詔從之

列子曰韓娥過齊雍門粥歌假食既畢而餘響繞梁三日不
絕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淚相對三日不食復作
長歌於是雍門之人欣躍忭舞不止乃厚賂遣之

項籍開始皇墓採取珍竒寶貨其餘不盡取者有金鳧雁飛
出墓外為羅者所獲

漢武帝元封中淳圻國貢蘭金之泥其金生於陽泉盛夏之
日波浪常沸飛鳥不敢過居人不敢渡國人於水邊見有此
泥取為器物色若紫磨金其滑者如泥貢於漢帝納之帝封
函匣以辟邪魅衛青張騫皆蒙此泥封璽綬帝既崩紫泥遂
絕

石虎於太武殿前造樓高四十丈以珠為簾五色玉為珮每
風至即驚觸似音樂在空過者皆仰視愛之又屑諸異香如
粉撒樓上風吹四散謂之芳塵

呂氏春秋曰有人臭者父母兄弟妻子道路皆惡之此人無

所容足乃之海上海上有人悅其臭晝夜隨之不能拋捨
晉文公時有蛇當道而橫文公以為不祥反政修德令吏守
蛇守吏夜夢有人殺蛇曰何以當聖人道覺而見蛇已壞矣
莊子云齊桓公出游於澤澤畔一物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紫
衣而朱冠見人則捧其首公謂管仲曰此其怪乎仲曰此委
蛇也見者必霸公後果霸其國為五霸之首

魏公子無忌時事忽有一鷓逐鳩鳩入公子案下鷓遂去令
捕鷓獲數百公子列於庭問下之逐鳩者當伏翅有鷓伏罪
於地乃殺之而放其群鷓

後漢盧景初生項有一叢白毛歎之得四十九莖後四十九
年卒

後漢裴安祖常息大樹下有鷲鳥逐一雄雉雉急投安祖忽
觸樹而去祖哀之置於蔭地俄頃復生乃飛去因寢見一人
衣冠甚偉拜謝祖曰荷君保全故此伸謝有吞報祖乃年八
十而卒

後漢鄭弘為臨淮太守行春有二白鹿夾車而行弘異之主
簿黃國曰三公車傍畫廡君必為相後位至太尉

宋長沙王道愔字義慶在廣臨卧病食粥之次忽有白虹入
室就食其粥義慶擲器於階虹遂作風雨聲響撼庭戶良久
不見

列女傳陶荅子相陶其政不修而家益其妻抱子而泣姑問
泣何也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十日不下食欲以釋其身

而有文章也故有威而遠害今夫子不修德而家益厚禍將至矣期年而荅子見誅

偽蜀李勢宮人張氏有妖容勢寵之一旦化為大斑蛇長丈餘送於苑中夜復來寢床下勢憇而遂殺之後有鄭美人勢亦寵變化為雌虎一夕食勢姬三人未幾為桓溫所殺

吳道子善畫神怪奇狀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請道子於東都天宮寺圖神鬼數壁以資冥助荅曰廢畫已久若將軍為吾纏結舞劍一曲廢因猛勵獲通幽冥旻於是脫去縷服若常時扭飭走馬如飛左旋右抽擲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劍透空而入下觀者數千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俄頃之際魔魅化出颯然而起為天

下之壯觀道子平生得意無出於是

晉王愷有牛號八百里常瑩其蹄角王武子戲與射賭以金敵之偶中的謂左右曰可生採其心作炙至食一臠而止

蜀將姜維既死剖其腹視其膽如斗大

左思構三都賦門庭墻溷皆置紙筆十年乃就

漢張倉年老而無齒飲人乳過百餘歲終常感王陵母卒後奉陵妻朝夕侍謹如事其母

唐德宗朝有陽者華陰人也其弟域兄弟雍睦坐卧相隨皆不娶妻朝廷以諫議大夫徵起性嗜酒常枕以江石每思質於酒家有三數斛者料錢入室即復贖之

唐文宗朝宰相路隨李行清儉常閉門不見賓客狀貌或似

其先人以此未嘗視鏡又感其父沒蕃終身不肯西坐其寢
西首

晉桓玄貪穢金玉不離其手

吳隱之兄恒之葬母設七祭每祭慟絕至第七祭嘔血而死
要離羸瘦極每出遇風順即行逆風即倒

漢成帝趙飛燕身輕能為掌上舞

唐高開道箭在腦中使醫鑿骨取之而出鏃與客飲酒談笑
如常

唐天后朝宰相婁師德溫恭謹慎未嘗與人
有毫髮之隙弟授代州刺史臨行戒曰吾甚愛汝慎勿與人相競弟答曰唾
面亦拭之而去兄曰只此不可凡唾面者其人怒也拭之是

逆其心何不待面乾其於保身遠害皆如此類也

蒼梧王酷暴好殺常自持刀槊行見人即擊刺死之若一日
不殺人即慙而不樂

何晏常服婦人之衣

晉陸雲字士龍家在吳文不得家信有犬黃耳雲摩其背謂
曰與吾達一書至家得否其犬即搖尾因以竹筒盛書置之
犬頃旬日達家得報而還

陳正為太官進炙有髮貫炙光武令斬正正曰臣有三罪請
言畢而後死曰山出炭炎焰不能焦髮臣罪一也臣出佩刀
日砥礪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與庖人六目同視之曾不如
黃門兩目臣罪三也光武乃捨黃門而釋正

漢武帝自甘泉至渭橋有女浴於渭水者乳長七尺上怪問之答曰後第七車當知我時侍中張寬在第七車使問之寬曰祭天星齋不嚴即此女見也

梁沈約家藏書十二萬卷然心僻惡人一善如萬箭攢心唐富人王元寶元宗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一疋絹繫陛下南山一樹樹盡未窮臣絹時人謂錢為王者之有元寤字也玄宗御舍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橫在山上問左右曰不見急召元寶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於狀左右貴臣啓何則臣等不見元寶獨見之也帝曰我聞至富敵至貴朕天下之主而元寶天下之富故耳

玄宗幸蜀之時至東泰山內臣高力士攏馬請下東北陳四拜奏曰陛下出幸急遽不得親辭九廟此山最高可望秦中玄宗悲感慟極左右不勝哀咽

陸賈得南越王趙佗所贈橐中裝萬金歸分五男中而各令散居而賈携侍兒竟樂游於五子之家每止十日極其滋味承奉其寶劍珠玉隨身皆賜之雖非訓導亦為達生之見魏鮑子都暮行於野見書生卒心痛下馬摩其心有頃書生卒子都視之橐有素書一帙金十餅乃賣二餅葬書生其餘枕之項下置素書腹上而退其後數十年子都行有一駿馬逐之既而有認馬者謂子都為盜因問兒所在子都具言於是相隨往開墓取其兒歸葬金八餅在項下素書在腹上舉家詣官稱子都之德由是子都聲名大振

魏毛玠字孝先為尚書人無敢以好衣食見者武帝嘆曰吾不及毛尚書能移風俗

竇嬰征七國時得賜千金置之廡下任人所取不入私室
宋昭王出亡謂其御者曰吾所以亡者御者曰何以知之昭
王曰吾被服而立左右皆曰君麗者也發言舉事左右皆曰
吾聖君者也吾內外不見其過安得不亡乎於是改行易操
後三年美行於宋人迎之得位謚曰昭

晉王戎字濬仲性鄙吝家有綠李子熟時惠人必鑽破其核
恐他人種植之

王登出仕荊州刺史送者盈路見路傍樹有一鵲巢乃自解
衣上樹弄探鵲雛傍若無人

王右軍永和九年曲水會用鼠鬚筆蠶紙為蘭亭記叙平生
之札最為得意其後雖書數百本無一及者太宗令御史
蕭翼密購得之爵賞之外別費億萬太宗臨崩謂高宗曰以
蘭亭殉吾孝也遂隨梓宮入陵

漢張騫奉使大月氏往返一億三萬里得蒲萄林安石榴植
之於中國也

汲黯不樂為淮陽相固辭之帝曰卿可卧理也

漢和億為畿令常有一虎害人億設檻得二虎億問害人者
一虎低頭億殺之其一虎放去自是猛獸皆出境吏人以為
神君

後鄭玄居山東有疑莫知所問遂往入關詣馬融三年不得

見一日因融大會遂見之登樓問其疑數十段皆決語畢遂
歸融謂門人曰玄既歸吾道東矣

宋素琳報兄之讎手殺四十人

魯公儀休為相婦見其女織乃焚機而出謂其妻曰吾為相
食祿令尔奪百姓之利使民安歸哉

韓康伯隱藥肆賣價無二有二女子買藥不識康伯乃酬酢
之康伯不移女子曰君何若康伯無二價也康伯乃逃去不
知何在

高麗國王侍婢立王右右一旦有氣自天而下大如鷄子入
其口十月孕一男名曰東明善射王恐為國害欲殺之東明
走彎弓射水魚驚浮出而為梁以渡東明

魏武帝嘗登銅雀臺及終令妓樂登臺望西陵而歌舞

鄭子華之弟子臧好聚鷓毛為冠鄭伯聞而惡甚使盜殺之
君子曰服之不秉身之灾以其非法服也

晉大醫司馬程據上武帝雉頭裘詔曰此裘非常服損費功
用遂命火於殿前焚之

陶潛在家每酒熟即以頭上葛巾漉酒畢復棗

晉羊琇字雅舒家富豪秋冬月造酒令人抱甕須臾易之有
頃便可熟

漢文帝儉約常集諫書囊而為帳所幸姬慎夫人衣不曳地

晉庾袞字叔褒父在常戒袞以酒及父歿日飲不止因責曰
余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之人乃携挺於墓前自杖三十遂終

身絕飲

晉明帝十餘歲未為太子元帝坐之膝上問曰日與長安孰近荅曰日近復問之何言日近荅曰舉目見日而不見長安帝異之明日對群臣復問之曰日遠長安近元帝甚驚問曰何以昨日之對有異復荅曰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愈奇之立為太子

管輅年七八歲時於鄰里小兒戲畫地為日月星辰之狀言動不常父母禁之荅曰家鷄野鵠尚知天明况人乎哉

舜父瞽瞍納後妻謔言嘗笞舜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能保身於孝道

黃霸為潁川太守召吏方食於野亭烏攫食霸見吏曰汝為烏攫食邪吏驚以為霸盡知其行止後不敢為非秦敗豪傑之士爭取金玉唯任氏子獨為倉窖貯粟後穀食萬錢於是金玉寶貨盡歸任

何邵字敬祖日供口食計二萬錢而無四方珍味雖三日帝厨之膳不及之也

呂氏春秋曰以隋帝之珠彈千仞之雀人笑其用重求所輕也唐初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東封過其家問之何以致然公藝執筆惟書百餘忍字餘無他言遂旌表其門

漢高祖既入關諸將劫珠玉寶等惟蕭何獨收秦格式律令卒漢為名相功居第一

阮循字宣子居貧年三十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為婚皆名士

也時慕之者求入一錢不得

隋劉君良累代義居第四人同氣大業末天下飢饉其妻欲勸分廩乃竊取庭樹中鳥雛置諸巢中令群鳥鬪競舉家怪之其妻曰今天下大亂戰爭之秋禽鳥尚不相容况人乎君良知其計中夜遂攪妻髮大呼曰此乃破家賊召諸兄弟哭以告之而棄其妻居雖三院而共厨

唐中宗為天后廢於房陵仰天而嘆因拋一石於雲中心祝之曰我為帝即此石不落遂為樹枝閣之至今猶存又有人渡水拾薪得一古鏡進之中宗照面其鏡中有人語曰即作天子未決旬踐居帝位

荀奉倩與妻情厚冬月婦病熱奉倩出露坐候體冷即入熨

之甚為世所譏

玄宗幸蜀至利州吉伯渡有二白魚來御舟而過

河間王孝恭才智識畧特出於衆初受詔征輔公祐上有一器倏然變成血滿坐驚畏左右不測孝恭自省無負神祇此變應是公祐時人服其先見

太公封於齊於逆旅主人晨起有一人謂曰客寢甚甘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蹶起即路俄有追者至以其出關遂止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國人知之桓公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言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左右有聖人乎今東都牙安在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何以知之牙曰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仲曰何謂三色曰歡欣衆悅鍾鼓之色愁悴哀憂衰

經之色猛厲忠實兵革之色仲曰何以知其苦也曰君東面南面指之口張而不掩舌舉而不下是以知其苦也

朱敬則亳州永城人孝友忠鯁舉世莫比門表闕者六所古今無之

公儀休相魯國入園見妻蒔葵因拔去謂妻曰身為國相與民爭利非理也乃逐其妻

晉文公出伐衛衛公子仰而笑公問何笑公子曰臣笑臣之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遇其妻適私家者道逢妾婦而悅與之言然顧眎其妻亦有招之者矣是以竊笑之公悟其言乃止引兵而還未到有伐其北鄙者

昔有人海上日與鷗鳥狎引數百相從其父曰吾聞鷗鳥從

汝游可與俱來吾玩之明日其人往群鷗翔而不下蓋以機萌於心而物懼也

姚泓將妻子降於劉祐祐斬之於建康市凡百里之內草皆焦而死

符堅委政於王猛小大無疑猛卒其子皮謀反堅讓曰丞相臨終以十具牛為田不聞與子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驗也赦而不誅

唐甘露中中書舍人歐陽通起復判館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門然後著鞋到直省之所即席地藉藁非公事不言未嘗啟齒歸衰經號慟無時國朝奪情惟通得理

漢宣帝足下有毛所居常有光耀

晉顏含有孝行兄畿服藥過多死於家含遂開棺復生母妻家人盡勤倦含棄官侍兄疾十三年曾無勞怠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召門尉陳饒等二十三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乎饒皆伏而不對燕曰悲乎哉士大夫易得而難用陳饒對曰非士大夫易得而難用君不能用也君不能用即有不平之心是先諸已而責諸人燕曰先諸已而責諸人其云何饒曰三斗之粟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園菓梨栗後宮婦女以相携擲而士不得一嘗綾紈綺縠麗靡於常服而士大夫不得以為緣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行其所輕而使士致其所重譬若鉛刀蓄之干特用之不亦難乎宋燕相齊見逐罷歸召門尉陳饒等二十三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乎饒皆伏而不對燕曰悲乎哉士大夫易得而難用君不能用也君不能用即有不平之心是先諸已而責諸人燕曰先諸已而責諸人其云何饒曰三斗之粟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園菓梨栗後宮婦女以相携擲而士不得一嘗綾紈綺縠麗靡於常服而士大夫不得以為緣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行其所輕而使士致其所重譬若鉛刀蓄之干特用之不亦難乎

獨異志卷中

獨異志卷下

前明州刺史賜紫金魚袋李冗 纂

趙簡子斃而未葬而中牟叛五日襄子舉兵攻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令退軍吏課曰軍誅之罪而城自壞者天助也曷為退襄子曰吾聞於叔向曰君子不承人之危不扼人之險使其理城後攻之中牟聞之請降

太康畋于洛之表十日不返其弟五人輦其母以從終失國漢主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呂后問計於張良曰南山有四皓隱而不仕於秦太子卑辭延之若四老人到扶太子一助也於是東園公夏黃公 里先生綺里季皆隨太子入謁高帝曰吾得天下不到今從吾兒游何也四老曰陛下侮慢臣

等耻来今太子賢明臣故佐之於是太子乃定高祖謂戚夫人曰羽翼已成難搖動矣

張嘉祐為相州刺史至都詢故事皆云前後太守多不生出郡城苟不流死則貶嘉祐按其圖籍自後周尉遲迴死生事始也乃為迴立廟四時享之後三年入拜大金吾到吳競加以冕服而其後皆榮遷去

漢耿壽昌置常平倉賤時糴粟貴減價賣恤民以成為國之體也

唐崔群為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書舍人知貢舉既罷夫人李氏因暇日常勸其樹庄田以為子孫之計笑荅曰余有三十所美莊良田遍天下夫人復何憂夫人曰不聞君有此

業群曰吾前歲選春榜三十人豈非良田也妻曰若然君非陸相門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約其子簡禮不就春闈之試如君為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群慙而退累日不食唐魏元忠神氣剛直初為洛陽令有罪戮於都市已坐訖天后以元忠有平徐敬業之功特敕免之承制者走而傳呼釋元忠傳呼先至執捉者杖令起元忠曰敕未至豈可求生有頃方至觀者咸服其安閒神異也

隋煬帝無道杜伏威以齊州叛煬帝遣陳稜擊之稜下偏裨射中伏威伏威頗怒曰不殺射我者終不拔箭由是奮擊而入獲所射者乃令拔箭畢然後斬其首携入稜軍中稜遂大敗漢惠帝時叔孫通諷上曰古者春有獻今櫻桃熟願陛下取

之獻果皆自此始

北齊高洋亮暴貴嬪薛氏有小過遽殺支解之抱其股為琵琶彈之復嘆曰佳人難再得

唐滄景節度使李同捷叛王智興帥徐泗兵討於棣州時同捷遣一能言者披短褐坐於城上戰棚罵智興軍吏耻之智興蒙衣掩耳不忍有一卒曰此可用拋石擊去其首智興喜曰若中賞汝千萬金乃具拋發一石正中其首隨石迸落軍中歡叫城上飛動漢承宮威名聞於古奴欲識使人求見宮宮啓帝曰城外重人形狀魁梧臣貌醜陋不如選瓌偉者示之帝以大鴻臚卿魏應而代之

東漢宦者張讓趙忠持國權引用屠沽人登清貴靈帝語左右曰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故卒以滅漢者趙張是也張安世每舉進賢達不令其知或有詣門謝者安世亦不見終身恨曰安敢拜官公庭謝恩私門乎

虞氏梁之富人也起高樓臨大道日夕歌宴擊博於上博者勝反面揜口笑適有三客過樓下飛鳶啣腐鼠墮客舉面值其笑二客相與謀曰虞氏富樂久矣我不侵犯何為辱我乃聚衆滅其家諺曰驕奢之灾禍非一致

漢邨曼客養志樂外權勢仕至六百石即免歸畏權而禍至也張衡死蔡邕生時人以邕為張衡後身

唐初有闕稜者善用長刀長丈餘每下刀斃之數人莫有嗣者薄昭漢文帝舅以其殺漢文帝不忍行法乃今朝臣衣喪服

哭之昭遂自盡或云昭侍飲一卮酌酒不滿一卮紀之昭既
婦使人持刃殺紀者帝聞之怒故有此

北方有凶奴形質皆人而足如馬蹄謂之馬蹄突厥實滂久
成其妻蘇氏有詞織錦為回文詩叙離間阻隔之意以寄之
其理縱橫讀之皆有旨義

賈逵年五歲姊抱聽隣家讀書逵之及長俱能經籍姊問曰
吾未嘗教汝何得致然荅曰姊抱聽讀書皆省之及成人更
博群書天下聞名載粟帛受業而家大富時人以賈逵舌耕

鍾繇年七十而納正室

衛青本平陽公主家參乘駙馬曹壽卒勅令擇國中貴居弟
一者尚之青最貴主問之曰豈常為我參乘如之何使者荅

曰當無將軍者遂尚平陽公主

漢武帝乳母恃恩家人縱橫帝怒乳母流於邊入辭帝郭舍
人謂曰母今出時但屢顧我當救母不行母如其言乃顧舍
人舍人罵曰嫗回顧何為帝壯矣豈假汝乳帝於是悅遂不
戮母

秦優旃侍始皇立殿上秦法重非有詔不得輒動時天雨甚
武士被盾立於庭優旃救之戲曰被盾卽汝雖長立雨中我
雖短立殿上始皇聞之乃命徙立廡下

漢高祖微時常與客過其丘嫂食客益美嫂厭叔佯為美盡
戛其釜高祖怨其嫂及為帝封其子為戛美侯太公讓帝帝
曰其母不長者

齊景公時有一人犯罪景公怒令支解之語曰有敢諫者誅
晏子左手持其頭右手執刀仰問景公曰自古聖主明王支
解人從何而始景公遽捨之曰罪在寡人

梁元帝眇一目寵徐姬徐姬性妬後怨帝每召至即妝半面
見之意者以帝一目非為全面也帝親殺之尸鄉有祝鷄翁
善養群鷄皆有名呼之販賣鷄卵獲億萬一旦逃入山不知
所之

李懷光既叛於蒲朝廷以法誅之有子七人其長曰鉉謂諸
弟曰我兄弟不可死於兵卒之手曾不自裁於是執劍俱斬
弟首堆積壘之立劍於中心以淬劍乃洞於胸聞者傷之
鄭之管城有居人鄭虔章者落魄盃酒間年五十餘無聞焉

日醉歸寢賓署中夕引手取酒器遂為鬼拽臂入坑逡巡至
曉其人荒叫親戚舉燭俱至相與牽爭而不能制漸入至胸
臆頭遂入地俄全身陷沒若墮水者乃合衆將鋏鑿掘之深
丈餘得一枯骨可長八九寸又復旁搜無所見因出而葬之
王鏐為辛京果下禰禰景時帥長沙甚易之一旦擊毬馳逐
既酣鏐仰天呵氣高數丈若白練上御景謂妻曰此極貴人
遽以女弟配之鏐終為特相

劉仁軌為相其從父昆弟皆為北海縣邑吏人有勸曰若與
君相同籍而備苦差科答曰

云

西極有獻續絃膠者帝不信即斷而接之使人挽拽乃他處
斷而接處還故

魏國有女子極美麗踰時不嫁以右膝上常患一瘡腫膿水不絕過華佗過其父問之佗曰使人乘馬牽一栗色犬走三十里歸而截犬右足柱之俄頃一赤蛇從瘡而出入犬足其疾遂愈

玄宗朝有果老張先生者不知歲數出於邢州帝迎於內禮敬甚問無不知者一旦有道士葉靜能亦多知解玄宗問果老何人靜能答曰臣即知之然臣言訖即死臣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臣即能活帝許之靜能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訖七竅血流偃仆於地玄宗遽往果老徐曰此小兒歿口過不謫之敗天地間事耳帝哀愬久果老以水噴其面復生其後果老辭歸邢州所隱之處俄然不知所往也

後漢劉焉字君卿灵帝時為太常見王室多故意求之交趾欲避難侍中董扶謂焉曰常見益州有天子氣焉乃求益州遂拜之既而至思扶之言咸造乘輿旌旗一如王者之制忽一日天火下燒所造作物蕩盡焉寤曾見始皇時長安縣忽有大水漲而欲沒縣主簿全幹入白明府謂幹曰今日卿何作魚面幹曰明府亦作魚頭言訖遂陷為湖

唐宰相王涯奢豪貴極庭穿大井合木為櫃嚴其鎖鑰天下寶物珍珠瓊壁投置水中汲水供涯所餘未幾犯法為天下梟戮而赤其肉色

神異記注曰西南大荒中有獸形如鬼人面而能言心常欺人言東即西言南即北其名曰詭

吳孫權獵於武昌有神女見曰今日當獵異獸忽然不見俄頃獵得一豹女復見曰可豎其尾於我處而立祠焉或曰豹尾之設是孫權取焉

三十國春秋偽前梁張重華在梁州欲誅西河張祚祚廐馬數十疋同時皆無尾未幾祚遇禍

唐賈直言德宗廟父洩漏禁中事帝怒賜鴆酒直言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其父中使然之直言既持盃而自飲之立死酒自左足間出復活具奏流其父於南海遇恩歸還東平以勁直名聞拜諫議大夫直言妻董氏亦奇節直言隨父流所謂董氏曰生死莫期不限相見令其改適董入室以繩縛髮取筆令直言封之啓曰非君不解畢死不聞其後二十二年再會舊題宛然以油沐其髮隨唐張守珪為范陽節度安祿山為裨將失律珪解送至都張九齡為相奏請戮之以此胡必亂中原玄宗曰卿莫學王夷甫指石勒疑忠賢因釋之厚加金帛復授官爵遣歸後玄宗幸蜀未到遣中使具祝文馳往曲江西祠文稱已過太宗朝罷歸而含怒曰終須殺此田舍奴文獻皇后問曰大家嗔怒誰也帝曰只是魏

徵老兵對衆辱我后入院衣衾狄下殿拜帝驚問曰何也后曰妾聞主聖臣忠徵能忠直言非大家聖德不有忠臣妾敢慶賀帝大悅益重魏徵曹操密語左右一人曰汝明日可挾一刃入吾室中吾令人執汝勿言吾有重報於汝其人悟遂緘默至於死操用此以惑衆能容人眉睫之用也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晉而霸楚越

唐張文成七登科選貢半千云張子之文如青錢萬棟萬中時人以文成為青錢學士唐狄仁傑為大理寺丞申中上考考功駁下問有何勞績寺復執申曰歲凡斬獄一萬二千考功特昇上下考

齊高洋殘酷其弟南陽王淖獻計令取群蝎置斛中俾斬一人為蝎所螫哀號宛轉不勝其苦洋笑飛書謂其弟曰有此樂事何不早言之

玄宗御勤政樓下設百戲坐安祿山於東閣看肅宗諫曰歷古今無臣下與君王同生

閱戲者上曰渠有異相故禳之又嘗與之夜宴祿山醉化為猪而龍頭左右遽告帝曰渠龍首猪身無能為也終不殺之卒亂中國

河上公嘗居河上不知姓字無營欲不獲城廓文帝召之不至乃就見之自言躬老子一經甚侮慢於世與帝語之帝曰吾君也公卿也豈無敬君之禮乎公遂躍起空中曰吾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帝雖尊於我何加帝謝之乃下共論老子經之義帝不能屈

陸雲有笑癖嘗謁司空張華多鬚以袋盛之雲見華不及拜而笑倒又嘗自服練經上船見水中影笑而墮水幾致於水溺死

漢張良字子房少時行至圯橋忽於橋上見老父墮履橋下顧良曰可取履良欲歐視為老僂為下履老人曰孺子可教明日早為期良往已在橋謂良與我期何後也明日復來良於是夜半往之少頃父至懷中取書一帙付良曰讀之王者師因使去戒良曰後十年濟北穀城相見即我也良佐漢王為帝師後往濟北穀城問人曰此黃石公祠即立廟

太宗以魏徵為人鏡謂左右曰以右為鏡見成敗以銅為鏡照人知美醜以人為鏡知善惡吾用此三鏡以辨興衰今魏徵死吾失一鏡

漢武帝遷淮南厲王於蜀巴道病死人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米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李衡江陵種橘千樹歲收其利謂其子曰吾有木奴千頭可為汝業當終身衣食也祭彤為遼東太守三十年帝嘉其功賜錢百萬

周亞夫平七國歸不得任用怏怏不樂覺之因譙與肉大噉不設勗亞夫有怨色帝付廷尉飢食藜席九十日至餓死先時人相其有經理入口當餓死果然

呂蒙隨姊夫鄧當擊賊年十六呵叱而前當不能禁止婦曰負賤誰可居設有功富貴可致不探虎穴焉得虎子遂果成大名

隋文帝在位時已無道天下船長三大謂其既大必能藏匿奸黨並令沒官

昔有人出行逢一兔走頭繫樹擊而死其人得之後日日忘家失業專坐此樹下守兔有過者見之問汝何守株也如是

韓子齊王好竽每欲聽必三百人齊吹之南郭先生不知竽者濫求百人中吹竽食祿宣王薨後王即位曰寡人好竽欲一吹之南郭先生慚而退逃今冒祿者亦多如此

後漢竇武生時其母并生一蛇乃送山中及武母死有大蛇至母棺柩則蜿蜒磕頭血流而去

郅都為濟南太守誅豪族三百餘家不顧妻子

後漢韋逞母宗氏博究經典置生一百二十人隔紗牕受業

荀崧有女名灌崧為襄陽太守為杜魯所圍崧欲求救於平南將軍石覽灌年十三率勇士千餘人踰城突圍且前請覽乞救覽假兵救崧賊遂走散

契苾何力西蕃酋種太守授右驍衛將軍早立功勳太宗征遼至白雀城為賊所圍腰中

賊稍瘡極重帝因傳令及拔賊城得行稍者高突鶻雛太宗捉付何力令自殺曰大馬猶為其主况於人手彼為其主用刃而刺臣者是勇也本不相識豈是冤讎遂捨之

却超有曠世之度每有寒素後進力引拔之死日為其作誄者四千餘人

魯肅以氣義周急為意周瑜為巢長居母喪過肅求糧時肅有米兩囤各三千斛指一囤與瑜奇之遂定卒霸吳

晉王車妻鍾氏名琰有藻鑿生女子淑求夫有兵家之子甚俊欲妻之令與群吏處琰自帷中竊視之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遂止其人

數月卒

伊尹負鼎以干湯湯令調味甚甘得進見湯問之荅曰使臣調國亦如是遂以為相果成王道

玄宗幸蜀裴士淹從駕馬以商較當時卿相士淹曰姚元之如何上曰才而健者也

宋璟如何答曰賢而泥者也論及數十人皆當其目末問李林甫如何上曰妬
賢疾能古今無比士淹曰若此陛下如之何委用如是之深也上俛首而無言

晉杜預拜荊州賀客皆集羊琇與裴楷後至客坐連床琇怒曰杜預以連
榻待客拂衣而出

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每日費錢約三萬雜寶珠玉雄黃硃砂煎汁
為之至煎即棄其滓於溝中

漢昭帝納上官桀孫女其父名安策立為后方年六歲

唐蕭穎士開元中年十九歲擢進士第儒釋道三教無不該博然褊躁忿戾無
比帝使一傭僕曰杜亮每一決責便至瘡養平復為其指使如故人有勸亮曰子
傭夫也何不滴其善主而自若若是答曰愚豈不知但以愛其才而慕其博與
以此戀戀不能而卒至於死也

吳諸葛恪妻晨起對粧臺一婢侍忽後躍身觸棟張目大叫曰室家被害有頃
家人歸曰恪為孫峻所殺陳仲之異聞記曰張廣定者遭亂避地有一女子四歲不忍
棄之乃懸籠於古塚中意謂他日得骸骨及三年歸引取之見其尚活問之女答曰
食盡則餒見其旁有物引頸呼吸則効之故能活廣定視之乃龜也陳寔之言固當不妄

玄宗偶與寧王博召太真妃立觀俄而風冒妃帔覆樂人賀懷智巾幘徐香氣馥
郁不減懷智以其中進於上上執之上潛然而泣曰此吾在位時西國有獻香三丸賜太真
妃謂之瑞龍腦

晉荀英女適陰瑜周歲卒英以女才高氣逸慙其少寡欲奪志再嫁郭奕奕乃使
人問之女私挾刃至奕奪之其後廣集親族設大宴方合令奕突出見之女令四角備燭與
奕相見奕但危坐即令備浴女遣二侍者出家以取他物乃刺臂血書扇曰以屍還陰
自縊而死

昔者愚公居山之陰而出入有阻乃勗勵子孫移之出神見曰山極崇高汝何可移公曰
吾生有子子復有孫子子孫孫誓而移之何為不可於是神命夸娥氏為移之

秦於驪山之下坑儒士二百四十人焚詩書皆用李斯之計欲愚黔首焉

赫連勃勃本號屈子自改其姓云赫連勃勃言輝赫與天連殺人積其頭為京
觀謂之髑髏臺蒸土築成錐入即板築者死刺之不入即鍛錐者死其造器
射入甲者殺鎧匠不入者殺弓匠莫知所知

梁周興嗣為散騎常侍聰明多才思武帝出千言無章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
文歸而兩目俱喪及死開視之心如掬燥泥

劉幽求自朝邑尉為中書舍人三日內拜相

太宗謂虞世南一人有五絕一日博聞二日德行三日書翰四日詞藻五日忠直
圖形凌烟壽年八十一終

公孫瓚既殺劉虞則見有勝已者皆殺之男子年七歲者不許入城傳達
皆用婦人語令音雄者宣揚其命

袁紹逼急乃先縊其妻兒姊妹然後自赴火而死

魏武殘人性命重伎藝有一歌兒性甚慧而聲響入雲操愛其聲未忍殺乃於
群妾中求得二人聲如歌者密令教授數月乃成聽之立殺其前者

晉范滂字明友仕齊王芳被廢友哭甚慟因不仕景王輔政召之不赴稱佯狂不言
足不履地人不聞者家有婚姻謔訪之合意者即色不變否者即卧寢不安家
人以此候其音如於所寢之車

唐狄仁傑為安撫使除去淫祀一千二百所

張巡守寧陵事急心孤每戰喊一聲即罵數行飛逆阮藉居母喪有吊
客至藉哭即嘔血伏鷄骨澆

時苗為壽安令謁治中蔣濟辭不見之歸而刻木為人書曰酒徒蔣濟以弓矢射之牧長聞之不能制

季孫魯相家無衣帛之妾握無食粟之馬

哀牢夷其先有婦人名沙壺居喪牢山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妊孕十月而生十子今西南夷其裔也

唐高祖起義并州第三女柴紹妻聚兵鄜杜間以應高祖高祖登位後封平陽公主號娘子軍克著勳績獲封邑不因夫子者舜主用國薄自此始

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子兄弟臣賢足恃乎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傲子賢不過舜而瞽瞍拘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空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理後可傳乎

帝樞有疾老子曰先生疾甚能無貴教語弟子乎樞乃大其口示老子曰吾存

乎曰存豈非柔耶齒亡乎曰亡豈非剛耶樞曰天下事盡矣

子產聞婦人哭使人執而拘之果手刃其夫者御問曰何以知之子產曰夫人所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哀今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有奸也

隋朝徐德言妻陳氏叔寶妹因懼亂不能相保德言乃破鏡分之以為他年不知存亡但端午日各持其半鏡於市內賣相合既平定果有一破鏡德言乃題其背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餘半月輝陳氏為楊素所愛見之乃命德言對飲三人環坐令陳氏賦詩一章即還之陳氏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歸俱不敢方驗作人難素感之乃還德言

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弟妹二人在崑崙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與其妹上崑崙山呪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為夫妻而烟卷合若不使烟散於是烟即合其妹即來就兄乃結草為翁以障其面今時人取婦執翁象其事也

羊角哀左相陶二人為友而賢俱詣道途其遇風雨糧盡計不
俱存角哀乃併糧與伯陶得濟角哀入空樹中餓死

此志得之方山吳太學清蔣子和賡錄日備披覽

嘉靖戊申四月廿五日吳門袁表邦正識

獨異志卷下終



